

金瓶梅词话
金瓶梅词话

青春一线成长系列

快闪异族

刘东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快闪
异族

刘 东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闪异族 / 刘东著. — 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1.1

(刘东青春一线成长系列)

ISBN 978-7-5324-8509-3

I. ①快... II. ①刘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5202 号



快闪异族

刘东著

吴蓉蓉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梁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岚 技术编辑 裘兴海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: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 少儿网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980 1/16 印张: 14 字数: 186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509-3 / I · 3154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快闪异族..... 1

当电脑爱上你..... 61

眠梦岛..... 85

追命短信..... 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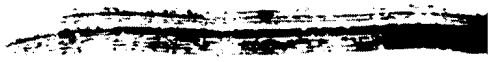
海从前..... 149

闽山车..... 203

幻想爱情..... 刘东 217



快闪异族



中午,学校的告示栏里又贴出了周末舞会的通知。

符远和刘真拿着餐盒站在通知前。符远只是草草地瞄了一眼,就要转身离开,却被刘真拉住了。

刘真说:“参加一次,怎么样?”

符远看了他一眼:“为什么?”

刘真说:“什么为什么?你以为这是老师提问呢?什么都不为,就是为了好玩!不行吗?”

符远懒懒地敷衍他:“行啊,行啊,怎么不行?”

刘真说:“那就说定了,我约一个女生,你约一个女生。”

符远见刘真认真起来,不禁有些紧张:“怎么约?”

刘真说:“无非这么几种方式。够生猛呢,你就当面用嘴约。胆子不够壮呢,就发条短信约。再怕,就只好上网喽。”

符远没吭声。

刘真拿捏控调：“我了解你啦，肯定不是发短信，就是发伊妹儿啦！”

符远摇摇头：“你错了，我选第一种。”

刘真一愣：“当面约？不会吧？你可别咸鱼跳进池塘里，硬扮生猛呀！”

符远说：“我有我的道理。你想呢，发短信的话，如果对方没收到，没看到，或者是懒得理你，你还得傻等，还不敢另约别人，那滋味肯定不好受；发伊妹儿就更差，万一你约的人这两天不上网呢？难道你还得另外发一个通知给她？再有，这两种方式都有一个最大的缺点。”说到这里，符远突然停住了，看了看刘真。

刘真说：“你就甭卖乖了，赶紧说吧！”

符远说：“这最大的缺点就是，万一你是自不量力，发短信或者伊妹儿都会留下证据，变成人家的笑柄！”

刘真一听，不由得点点头：“这倒是。现在这些女生，可不是好惹的……”

符远说：“而当面约呢，成不成当时就可以知道，而且，一旦不成，死无对证！你说我约过你？是在梦里吧？做梦都想让我约你？”

刘真笑了：“你小子！平时见了女生就晕，原来全是装的！心里其实比谁都清醒！”

符远叹口气：“没办法，女生可畏呀！”

刘真说：“好吧，解决了怎么约的问题，接下来就是约谁了。”

符远看了刘真一眼，说：“大概这问题就是我一个人的吧？”

刘真嘻嘻一笑：“算你聪明！”

符远压低了声音：“说说吧，是大家闺秀？小家碧玉？不大不小，你家邻居？”

刘真故作神秘：“到时候你自然知道。还是先说说你打算约谁吧！”

符远想了想：“其实，约谁都一样。”

刘真一听：“嘿，你小子这么牛？”

符远说：“牛什么呀，后面还有一句呢：约不约都一样！”

刘真打了他一巴掌：“有没有出息？”刘真想了一下，忽然眼珠一转：“不然这样吧。既然你说了，约谁都一样，那咱们就来个绝的。”

符远警惕地问他：“绝的？怎么个绝法？”

刘真说：“趁着时间还早，咱们现在就去食堂。在咱们之后，第一个走进食堂的女生，当然，得是咱们班的，不管她是谁，你就去约她，怎么样？”

符远一听，直摇头：“风险太大了，一旦危及性命……”

刘真说：“这叫挑战与机遇共存！反正你也没有确定的目标，也许就此可以成就一份终身难忘的缘分呢！”

两个人正说着，一个女生从他们身边走过去，似乎很刻意地看了他们一眼。两个人赶紧闭紧了嘴巴。

两个人坐在食堂一张靠近门口的餐桌前，四只眼睛瞄着门外，神情很是可疑。

陆续有人走进食堂，有男生有女生，可并没有一个是他们班的。刘真插了一下符远：“你小子人缘也太差了吧？怎么知道你要‘选秀’，女生一个也不露面了，都躲了吧？”

正说着，曲佳妮不紧不慢地出现在大门外边，高高胖胖的身体让许多男生看了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压抑感。

刘真乐不可支：“不来则已，一来就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！可喜！可贺！”

符远的脸像一只被腌渍过的萝卜，渗出一层苦巴巴皱巴巴的表情。眼看着曲佳妮就要迈进大门了，却忽然停下脚步，似乎是被后面的什么人叫住了。一个步履轻盈、腰肢如柳条般柔韧的女生从曲佳妮的身后赶上来，

那是笑颜如花的方瓶儿。方瓶儿一边和曲佳妮说笑着，一边先一步，迈进了食堂。

方瓶儿和曲佳妮坐在了不远处的一张餐桌旁。符远转脸看看刘真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腌萝卜脸已经乾坤大挪移似的换给了刘真。符远心里一闪念，恍然明白了什么。他故意问刘真：“怎么样，我这就过去约方瓶儿？”

刘真苦着脸，用鼻子哼了一下。符远心里暗笑，嘴上就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没有异议，那我就过去了。”

符远刚要起身，却被刘真一把扯住了：“等会儿！”

符远说：“干吗？”

刘真涎着脸：“要不，你换换？”

符远假装诧异：“换换？难不成，你已经约了方瓶儿了？”

刘真一咬牙：“是。所以，你就不能再约她了！”

符远说：“原来如此。可事先你也没说明有人是例外呀！这事我得想想！”

刘真有些急了，说：“这个，我不是……”却忽然说不下去了，一张脸涨得通红。符远有些纳闷，一转脸，却看见方瓶儿笑吟吟地站在他们面前。

方瓶儿对刘真点了下头，然后转脸问符远：“符远，你明天晚上有事吗？”

符远一时没反应过来：“没有呀！”

方瓶儿的眼睛里有亮亮的东西一闪：“嗯，我想请你去参加周末舞会，可以吗？”

符远一愣，下意识地看看刘真。方瓶儿有些纳闷，直通通地问：“奇怪，我邀请你参加舞会，你看刘真干吗？”

符远和刘真大窘。刘真赶紧说：“方瓶儿，你别误会。符远，他是太高兴了。刚才他还跟我说，要过去约你呢，是不是，符远？”

符远瞪了刘真一眼，心里说：你小子，这可是你自己找的！符远对着方瓶

儿露出笑脸：“不好意思，本来应该是我去约你的。”

方瓶儿一笑：“现在是什么时代啦？男生约女生，还是女生约男生，根本就不重要。唯一重要的，是你一定要想明白，你想约的或者是想约你的那个人是谁！”

那顿饭刘真基本是横着咽下去的。符远故意不吭声，心里想：有本事你小子就一直装哑巴，装到舞会开始！

出乎符远的意料，刘真还真就沉得住气，再没跟他提起舞会和方瓶儿的事情。直到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，回到宿舍的时候，还是符远忍不住问他：“刘真，吃完晚饭，我可就去参加舞会了！和方瓶儿一起！”

刘真不装哑巴了，开始装糊涂：“我知道啊。这是你的事情。咱们虽然是哥们，可你也不用事事都向我汇报不是？你看我也要去参加舞会，可我的舞伴是谁，也没必要向你宣布吧？”

符远被他噎得一时无话可说。

刘真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哥们，我本来是想约方瓶儿，可她约的是你呀！这也没什么，下次我再约她，或者，下次我让她主动来约我，你信不信？”

符远摇摇头：“你要是这么说，那就随你便吧！到时候，你别说我不够朋友就行！”

符远说完这些话，心里悄悄地松了口气。如果可以不要把刘真这个好朋友的心思当成一种负担的话，方瓶儿的邀请实在是一件让符远有些喜出望外的事情。方瓶儿是个漂亮又可爱的女生，如果可能，全班的男生都会愿意请她做自己的舞伴，只是绝大多数男生也都像他一样，缺少足够的勇气而已。不过，符远始终有些疑惑，自己虽然算得上是一个受女生欢迎的男生，但是却并不善于跟女生打交道，也不善于讨女生的欢心，而且方瓶儿刚转校到这里不久，在此之前自己跟她的接触也并不是很多，她怎么会主动来邀请自己一起参加舞会呢？难道……符远甩甩头，想扼制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但是却扼制不了自己瞬间变得急促的心跳。

二

舞会照例在学校综合楼的礼堂举行。按规定,参加舞会的男生女生们必须事先自己约好舞伴,不过也没有明文规定,不准单个的男生或者女生参加舞会。而事实上,每次舞会上也很少有落单的男生或者女生,谁闲得无聊会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这种舞会呢?与其孤零零地做一个双双对对的旁观者,还不如自己躲在宿舍里上网聊聊天或者打打游戏呢。再者,就算可以约到人或者有人来约,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参加这种由校方组织的活动。

可现在符远却在舞会上落了单,一个人闷头坐在角落里。一开始,他还以为是方瓶儿迟到了,可过了十几分钟方瓶儿还是没有露面。符远隐隐地开始有些担心,担心自己是不是被那个漂亮的方瓶儿放了鸽子。

符远正在为自己是继续等待还是马上离开而犹豫不决的时候,刘真走了过来。刘真领了个大眼睛的丰满女孩来参加舞会。符远不认识那个女孩,在学校里碰过面,但不知道名字,是外班的。刘真牵了女孩的手来到符远的面前,一脸诧异:“方瓶儿,她没来?”

符远白了他一眼:“明知故问!”

刘真明显地有些失望:“怎么回事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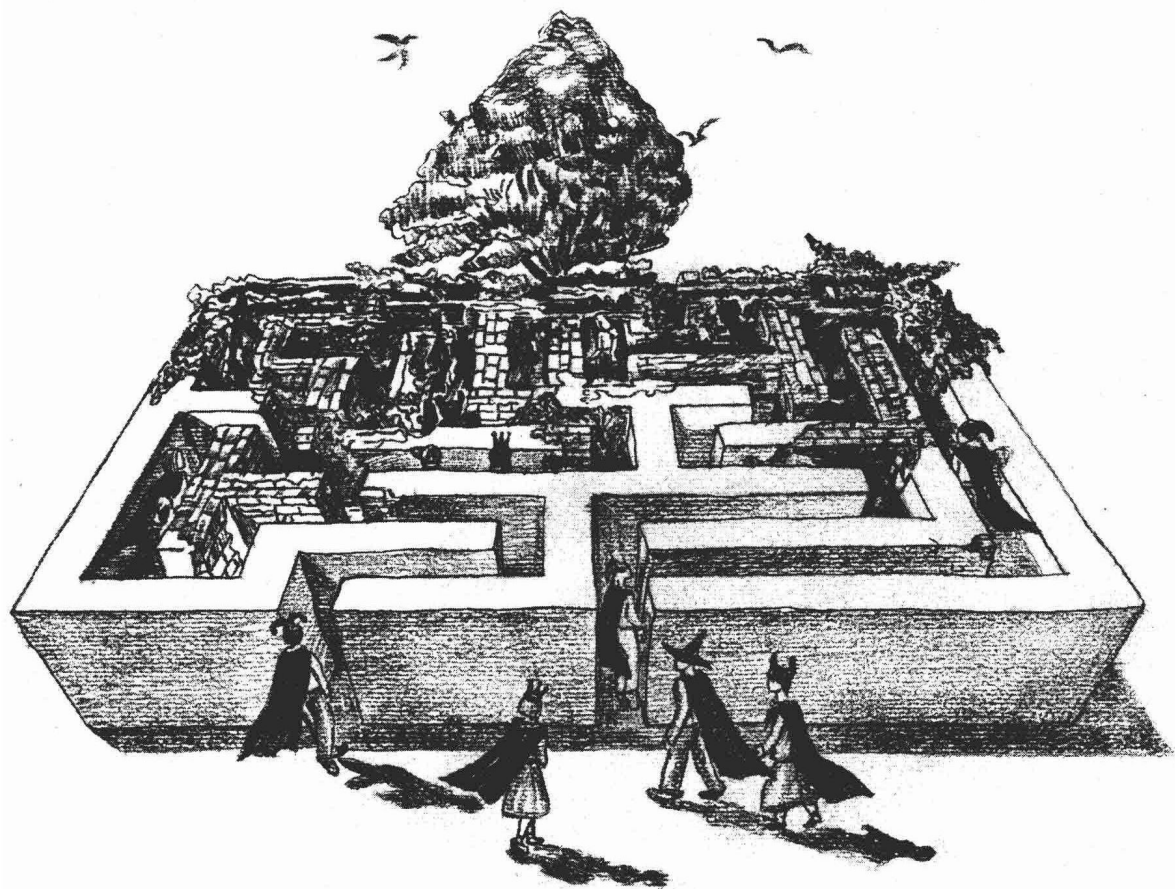
符远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心思。早知道方瓶儿会爽约,刘真可能就不会费劲从外班约来这个漂亮的女生,或者压根就不会来这里了。符远心里有些好笑:看来刘真对方瓶儿是真的动了心思了。

符远摆出一副无辜而无奈的样子,摊摊手:“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?我被她放了鸽子!”

刘真的女伴很同情地看着符远:“不然,我打电话给你找一个女生?”

符远赶紧摆手:“谢谢!不用了,不用了。你们玩吧,别理我,我坐一会儿就走!”

又一曲响起,刘真和女孩进入舞池,开始翩翩起舞。



所有的舞步也被迫定格，穿着黑色披风、戴着黑色面具的女孩子鱼贯而入。

符远正要起身离开，手机忽然响了。是方瓶儿发来的短信：稍安勿躁，马上就到！

符远重新坐下，心里想：我倒要看看这个精灵古怪的方瓶儿到底有什么新花样。

悠扬的舞曲戛然而止，所有的舞步也被迫定格。正在大家疑惑之际，礼堂的大门无声地开了，一队穿着黑色的披风、戴着黑色面具的女孩子鱼贯而入。是的，就算猛然间看不清她们的面容和身形，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确定，她们是一群年轻的女孩子，她们的青春与美丽在举手投足之间，已经冲破了那套怪异行头的束缚，扑面而来。在那一刻，许多人都会想：那黑色的披风和面具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遮盖和掩饰，其实却是为了凸显和炫耀！

在所有讶然的表情和目光当中，面具女孩儿们步入舞池，大家都下意识地为她们让路。她们旁若无人地在舞池里翩然起舞，没有音乐，没有歌声，但无声的舞蹈却把看不见听不到的旋律与节奏演绎得淋漓尽致！

一舞终了，礼堂里响起了掌声。鼓掌的大都是男生，而许多女生的脸上却写着疑惑、抵触，甚至是敌意。

面具女孩们围成一圈，躬身向四周的人群行答谢礼。之后，她们忽然散开，向人群中的男生们走过去，似乎想邀他们共舞。此举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。有女生尖声质疑：“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”与此同时，也有男生爆发出起哄般的欢呼声。

负责监督舞会纪律的老师如梦方醒地跑进场地。就在此时，场内的灯光忽然一下子齐刷刷地灭掉了。场内先是一片寂静，然后就开始骚动。黑暗中有人踩到了别人，有人碰倒了椅子。混乱之中，有人跑到符远的面前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符远惊讶地站在原地。那人索性拉起他的手：“我是方瓶儿！”

符远被方瓶儿拉着跑出了礼堂，又急急地跑上楼去。一路上符远都是被

方瓶儿拉着跑的，他的脑袋和身体一样，始终处于一种跌跌撞撞的懵懂状态，似乎根本弄不清自己此时究竟身在何处，又在做些什么。他完全被方瓶儿惊呆了。她步伐敏捷，目的明确，似乎黑暗对她的行动没有丝毫的妨碍！

直到两个人一起跑到了楼顶的天台上，符远才终于有机会仔细地打量这个自称是方瓶儿的女孩子。他定定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女孩，她穿着黑色的披风，戴着黑色的面具，眼神熟悉而又陌生。女孩笑了：“怎么，不相信是我？”她伸手摘掉面具。果然是方瓶儿。夜空下的方瓶儿显得格外的清秀而妩媚，像一抹从极遥远的地方从容抵达的月光，神秘而灵动。

符远忍不住问她：“这是，怎么回事？”

方瓶儿笑了，脸上露出了一种调皮的神情：“好玩吧！”

符远不明白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方瓶儿说：“这是快闪行动！”

符远还是一头雾水：“快闪行动？”

方瓶儿有些失望：“连快闪族都不知道？真OUT！”

符远想了一下：“你是说，一些互不相识的人相约聚在某处，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快闪族？”

方瓶儿笑了：“还行，还不算太老土！”

符远摇摇头：“你怎么想起要参加这样的活动？”

方瓶儿说：“没什么理由，就是觉得挺好玩的！另外，就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呀！”

符远说：“惊喜？这算什么惊喜？”

方瓶儿有些郁闷：“这不算吗？”

符远说：“算吗？”

方瓶儿忽然朝他伸出手来：“那，我请你跳舞，算不算？”

没有音乐，只有舒缓的夜风。轻轻地揽着方瓶儿纤细柔软的腰肢在闪闪的星空下轻盈起舞，符远的心里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，就好像这一切

都不是现实，而是一种美妙但却无法把握的虚拟或者梦境。

符远喃喃地说：“我从来不知道你的舞跳得这么好！”

方瓶儿皱皱小巧的鼻子：“可我知道你的舞跳得很好！”

符远不相信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我从来没有……”

方瓶儿说：“你从来没有在咱们学校跳过，可你上小学的时候，专门学过舞蹈，而且上初中的时候，还参加过舞蹈演出！”

符远一脸惊讶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方瓶儿说：“这不奇怪呀！你要是对一个人感兴趣，当然就会想办法多了解他呀！”

符远的表情有些尴尬。方瓶儿很吃惊地看着他：“怎么回事，你的脸红了？”

符远一口否认：“哪有？”

方瓶儿很肯定：“明明是红了嘛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”她伸出手去摸符远的脸。符远躲了一下，但躲得不坚决，所以没能躲得过去。

方瓶儿说：“是吧，都红得烫人了！”

到了这会儿，符远性格里一些坚硬的东西突然苏醒过来，只一瞬间，他就从慌乱中摆脱出来，变得镇定了。他说：“可是我，并不了解你。”

方瓶儿垂下眼睛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是呀，所以今晚我才约你，想给你一个了解我的机会。”

方瓶儿长长的睫毛在眼睛下方留下了两道浅浅的阴影。那阴影稀疏的，可以让心思缓缓流露；那阴影密密的，可以将秘密深深隐藏。

楼下传来一片嘈杂的声音。两个人停下舞步，来到天台边上，朝楼下看去。一些人影在楼前晃来晃去，很显然，他们是在寻找什么。

符远看了方瓶儿一眼：“他们是在找你，你们。”

方瓶儿坏坏地一笑：“也许吧。可他们不可能找得到。”

符远不太相信：“众目睽睽之下，她们怎么可能跑得掉？”

方瓶儿说：“那有什么难的？我不是跑掉了？连全身而退都做不到，还叫什么快闪客？”

符远问她：“你认识那些人吗？就是和你一起的那些快闪客？”

方瓶儿摇摇头：“我不认识！我们都是通过短信和网络联系的。再说了，除了一起进行快闪行动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快闪客之间从来都是互不相认的，这可是快闪客的‘天条’之一！”

符远又问：“那，是谁组织你们进行这次行动的？”

方瓶儿又摇头：“不认识。是一个叫‘闪进人间’的人。”

符远还想问什么，却被方瓶儿拦住了：“你问那么多干吗？你是不是也觉得好玩，也想参加了？”

符远摇摇头：“我没兴趣。”

方瓶儿有些失望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符远说：“真的。”

接着，方瓶儿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，对我呢？”

三

周六、周日，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。但是周一大家重返校园之后，周末舞会上仿佛从天而降的那队神秘的面具女生，还是成为所有人最热衷的话题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刘真问符远：“你觉得那些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符远摇摇头：“我哪知道？可能，只是一场恶作剧吧。”

刘真说：“我听说，学校可不这么认为。”

符远一愣：“学校怎么认为？”

刘真说：“有传闻说，学校可能认为这次有组织的行动其实是为了表达对学校的不满。”

符远忍不住想笑：“我怎么看不出来？”

刘真说：“我倒觉得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学校一方面经常举办一些周末舞会之类的活动，以标榜自己的开明形象；另一方面又对校园爱情严加看管，直至无情围剿，这种虚伪的做派早就让不少人不满了。有些人觉得，前些天学校对高二那对男女生的处罚可能就是导火索……”

符远不同意：“算了吧，我倒觉得学校的处罚没什么不对的。谈恋爱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不出大格，学校其实也是睁一眼闭一眼。是他们实在有些过分了，毕竟这里是学校，不是游乐场或者电影院……”

刘真看看符远：“咦，看不出来呀，你这家伙外表看起来挺酷挺潮的，骨子里却是一个老古董！”

符远倒不恼：“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！”

刘真说：“你怎么想倒也无所谓，只是如果学校认定这件事是针对校方的，恐怕就不会轻易过去。”

符远说：“学校又能怎么样？”

刘真说：“深入调查呗！”

符远不以为然：“调查？连个人影都没找到，找谁调查去？”

刘真说：“也别怪学校有些小题大做，换个角度想想，这事还真有些蹊跷。那些人为什么偏偏选择出现在学校组织的舞会上？当监督舞会的老师们醒过神儿来，想上前干涉的时候，礼堂里的灯为什么会突然灭掉了？那些女孩又怎么会在转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甚至连一点痕迹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？”

符远笑了：“行啊刘真，看不出来，你还是块做福尔摩斯的材料！”

刘真一脸严肃：“不开玩笑！我觉得就算这件事不像学校想的那样复杂，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，一定有学校的人，嗯，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学生，参与甚至是策划了这件事！”

符远的态度模棱两可：“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”

刘真忽然把脸凑近过来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觉得那个‘内奸’会是谁？”